



## 談交大人及交大女生

■張載

人生如夢，一眨眼過往所有的人、事，就如同新竹的風一般，咻的一聲，便飄得無影無蹤！想到自己，畢業十數年，生了二個孩子之後，整個人猶如得了失憶症一般，常常碰面卻連老同學的名字都喊不出來，如今要提如椽之筆寫交大人，真是久久不能下筆。無奈師命難違，還是硬從記憶庫中蒐尋蛛絲馬跡，若能喚起大家的一丁點回憶而心生喜悅的話，那就阿彌陀佛、感謝上帝了！

### 記憶中的交大人

記憶中的交大人，各式各樣的人都有。在那個保守的年代（民國68-72年）裡，交大人的新聞似乎除了唸書的事情之外，就屬那些男女朋友感情的故事，會在同學間、宿舍裡流傳，如：誰又換男朋友啦！誰又被某校校花甩啦！誰又陪誰下課一起走回宿舍啦！誰又在竹軒門口站崗啦！如今回想起來，也想不起來當初這些人怎麼會對這類事情這麼感興趣。

在那時候較活躍的社團，除了交大青年，幼幼社外，就是一大堆各式球隊。交大青

年的人，大概是以寫作為職志之故，看起來都似乎蠻有內涵的，而其感情的世界也顯得特別的豐富；幼幼社的人，成天與孩童為伍，所以看起來每個人都好像是慈眉善目，很有愛心的樣子；而球隊的人呢？則是每日悠游於球場之中，很難將其視線，自圓圓的球上移開。還記得有一次與幾個球隊學妹在一舍打桌球，我們連續足足打了九個多小時，連吃飯都是在球桌旁進行，真是有夠瘋狂的。

其實交大人的會K書，也是經過千錘百鍊而來的。因為每個人皆是經過聯考的洗禮，功力都不可小看。常常在考試前夕就會看到一些同學去圖書館K書，開館則入，閉館則出，坐功堪稱世界一流。大三那一年被分配住在一舍三樓，二樓各房間被開放為讀書室，一樓好像沒人住。住進去之前，大家都謠傳一舍二樓鬧鬼，聽說有人睡覺時還被“鬼”壓得下不了床。有一次半夜臨陣磨槍，不得不到二樓抱佛腳，那夜碰巧風大，來到二樓樓梯口，驚見所有各房間紗門，皆呈波浪式的擺動，

心中就開始浮現各式各樣傳說中的鬼，頭皮不禁發麻，兩腳也僵硬得不知所措！但考試在即，就顧不得其他，硬是快步走向所屬的讀書室，這時才知道，幾乎每間讀書室都有人在唸書，這些人只要K書不怕“鬼”，令我由衷敬佩，由此，也可略觀交大人的K功。而我呢！自此之後，能不下去二樓就不下去，因為實在很難忘記當初頭麻腳僵的慘狀！

畢業之後，進入社會大學，每次碰到交大的學長／姐、同學、學弟／妹，都會覺得格外的親切，似乎在工作崗位上所碰到“憨直憨直、認真、看起來不是特別聰明卻常能做出卓越績效”的人，十之八九都是交大人。那種自沉默中隱揚而出的自信，似已一道出交大人的特質所在。

### 特有的交大女生

初進交大，在入學典禮上乍見全校兩千四百多人中只有八十八位女生，真是個道地的「和尚學校」！正是由於女生的人數如此之少，因此所有的女生就都住在同一



宿舍裡。在女生宿舍，最特別的就是有一個「秦阿姨」，她有點像教官，又有點像媽媽。若是她在晚上十點進了你的寢室，那八成要等到十二點以後才會訓誨完畢。可是當她「鳳」心大悅時，她就會請慈愛齋的周師傅煮一鍋天上人間美味——「花生豬腳」，那味道簡直令人垂涎三尺，繞樑三日不能忘懷！誰有任何問題去找她，她都會挪出房間內最舒適的大椅子，讓你好好地一吐為快。唉！不知用什麼話來形容她，只能說對她「又敬又愛又怕」了！如果要談早期交大女生的成長過程，不談談「秦阿姨」，描述似乎便不夠完整。

出了社會以後，遇到各式各樣的女孩子，若要將其與其他一般女生做比較，似乎很難！但若長期相處之後，便會發覺交大女生是有點與眾不同的！交大向以理工科系為主，因此交大女生除了一般的燒飯插花的家事訓練之外，又多了一分特有的理工訓練。長期的理工訓練所培養的是冷靜、邏輯思考的特質，所以會使得外面一般的人易有交大女生像男

生的刻板印象！是否真是如此？我想與其說交大女生像男生，毋寧說交大女生實是有別於傳統的嬌柔女兒情，因她的幾分細膩情懷，總是隱在冷靜的邏輯思考之後，非要深入接觸，才能取一瓢飲，盡享其中的真性情！

俗云：「物以稀為貴」，交大女生幾乎個個是班寶！當初剛開始工作之時，常有人「驚呼」：「你們交大也有女生啊？！」。至今，交大女生仍是稀有的族群默默地散居在世界上各個角落時，甚至會聯想到這個族群會不會有一天就消失了？這樣的疑問，總會在自己帶著小孩在交大校園內散步，同時又巧遇另一個交大女生也帶著他的一家老小在散步時，被彼此所發出的會心微笑所化解。

---

## 結語

---

交大人那種自沉默中隱揚而出的自信，已在台灣的資訊電子產業立下不可泯滅的成績。不知現在的交大莘莘學子是否依舊如此？期待薪火相傳，讓那一份交大人特有的自信及榮耀，默默在世界上每一角落茁壯及共鳴。

HOORAY！交大人！！

